官板

歷代君鑑

卷十三之十七

三

漢書門 類 二八五八 號 九二 函 六 架 一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二八五八 號 一〇 冊 二八七 函 一九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858
冊數 10（3）
函號 287 140

歷代君鑑卷之十三

晉可爲法

西晉

武帝

世祖武皇帝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魏相國晉王昭之長子也寛恵仁厚沉深有度量初封爲魏北平亭侯繼立爲晉王太子晉王薨太子嗣相國晉王位嘗下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已於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帝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遂受魏禪即位之初興滅繼絶約法省刑除漢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初文帝之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居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帝將謁崇陽陵群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有事於太廟朝議太常丞許奇父允受誅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為外官帝稱奇才擢拜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絲紖斷詔用青麻代之矯魏氏刻侈之敝也○太保王祥病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帝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其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

都尉擧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領諫官上書諫評有司奏請寢之帝曰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毎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賈充上所修律令帝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請懸死罪條目示民帝從之○帝詔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所以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録囚徒理寃枉詳

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又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擧賢良方正直言之士班詔書五條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帝又臨聽訟觀録廷尉洛陽獄囚親平決焉○鄴奚官督郭廙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直擢爲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聞鼓言多祆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捨而不問○帝置太傅少傅各一人以輔導東宮制禮以大子先拜二傅然後答之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儀以不臣有乖常典帝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

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禮。○帝嘗得疾甚劇。及愈。群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死亡者。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難邪。諸上禮者皆絶之。○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焚之殿前。勅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惟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羊祜卒。帝以其忠君愛民。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須爲氷。帝嘗封祜爲南城侯。固辭不允。至此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咸寧閒大水螟。帝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尚書令杜預曰。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涼州羌叛。河西斷絶。帝臨朝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乎。朝臣莫對。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

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知其能許之。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卒用隆。隆果滅羌。捷報至。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涼州也。○一日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隷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多已物故。侍中楊駿獨在左右。惡衛瓘。使以太

保就第。易要近樹心腹。會帝小間。見其新用者。正色曰。何得爾邪。乃詔汝南王亮同駿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會帝復迷亂。不果。尋崩。在位二十五年。享年五十五

史臣論曰。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承魏氏奢侈華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勵以恭儉。敦以寡慾。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嵆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聿修

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擒虜削跡兵不血刃楊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王業之成大矣哉惜乎帝名受魏禪難逃廢主之譏始雖勤儉終罹奢縱之過政事敗於三楊之用心術蠱於羊車之遊雜處五胡終致禍亂方諸前代之令主不能無歉焉

東晉

元帝

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

子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及恵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跡初鎭建康吳人不附會三月上巳帝觀禊乘肩輿具威儀王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顧榮賀循覘之驚異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帝乃使導躬行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百姓歸心帝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四方競上符瑞帝曰孤負四海之責未能思愆何徵祥之有○愍帝凶問至帝斬縗居廬百寮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

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絶。億兆無係。群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辭。輒敬從所執。即皇帝位。立太子。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淸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日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僭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潔思所以寛衆息役。恵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贄。一切斷之。○大興閒夏旱。帝親雩。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群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盖天災譴誡。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帝以賀循淸貧。下令曰。循氷淸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朕遣其廬。深爲慨歎。其賜牀薦席褥幷錢二百萬。以表至德。○帝欲旌古今賢能以勵士風。詔曰。漢高祖經大梁。美無忌之賢。齊師入魯。脩柳下恵之壟。吳之名賢或未旌録者。其條列以聞。○帝因連歲饑荒。下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烝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

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朕以今日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省之。○從事中郎諸葛恢有經濟才略。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政之方。是以相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王敦之反。劉隗勸帝悉誅王氏。王導敦從弟。率群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命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後帝疾慮太子幼冲嗣位。既崩。果以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

在位六年享年四十七

史臣論曰。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初鎭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故能抑揚前軌。光啓中興。然受懷帝

之命開府江左王室有難正宜整兵入衛既不聞
勤王之舉方自爲僥倖之圖卒使神州陸沉不克
恢復此其可惜者也

明帝

肅宗明皇帝諱紹字道幾元帝長子幼而聰哲爲元
帝所寵異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鎭廣陵元帝爲晉王
立爲晉王太子及卽尊號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
武才略欽賢禮士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
等咸見親待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元帝好刑名家
以韓非書賜帝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

帝納之○嘗論聖人眞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
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王敦作亂
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
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
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
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元帝崩
帝卽位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於陵所○帝後
臨軒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
知之乃乘巴滇駿馬行至湖陰察敦營壘而出帝命
諸將分兵據守敦兵至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夜

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司馬曹渾左衞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帝以逆賊既平而儲貳爲國家大本於是立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獨帛人二疋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爲博士詔曰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大宰司徒以下詣都堂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滄直言引亮正想群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勗之◯帝謂郊祀天地帝王

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嘗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岳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未幾帝不豫飲藥弗瘳及疾篤引太宰西陽王羕司徒導尚書令卞壼將軍郗鑒庾亮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興滅繼絕政道之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勳於大晉受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三祖所與共維大業咸開方嶽征鎭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戮

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爲之美以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已以聽於冢宰保佑冲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沒于地下無恨黃泉帝崩葬武平陵在位三年享年二十七

史臣論曰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淸大祲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胡一桂曰明帝即位之初王敦猶朶頤神器賴温嶠告帝先爲之備所以躬帥六軍一戰而勝逆賊憤死王含錢沈伏誅黨與悉平其剛明勇斷克淸大憝爲何如哉使降年有永恢復中原未可量也

歷代君鑑卷之十三

歷代君鑑卷之十四

善可爲法

南朝

宋文帝

宋主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永初元年。封爲宜都郡王。時年十四。身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嘗聽訟遺訊建康獄囚。辯斷稱旨。武帝甚悅。及少帝義符廢。百官議所立。以宜都王素有令望。奉迎入繼大統。改元元嘉。初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執政。至二年上表歸政。始親覽萬幾。○三

年夏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及使郡縣各言損益又躬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焉○侍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宋主嘗與四人合殿宴飲甚悅既罷出因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後世恐難繼也○四年春謁京陵宴丹徒宮父老咸與蠲丹徒是歲租布原五歲刑以下夏都下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無家屬者賜以棺器○五年以陰陽乖序旱疫成患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恤民瘼乃詔百司各獻讜言指陳闕失○六年以江夏王

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軍事與書誡之其略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夫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八年以自頃軍役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尚繁乃詔內外詳思務令節儉又以農桑惰業遊食者眾荒萊不闢督課無聞詔郡守縣宰悉心獎導使地無遺利耕蠶

樹藝各盡其力○九年詔曰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衞將軍華容公王弘征南大將軍永脩公檀道濟故左將軍龍陽侯王鎭惡或履道廣深執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準弘正才略開邁或文德以弘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宜即配享廟庭勒功天府○十二年夏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穀數百萬斛以賑之時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詔從之設爲酒禁〇丹楊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

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其言乃禁擅鑄像造寺者○初武帝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五年徵豫章處士雷次宗至建康爲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又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幷儒學爲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資給甚厚焉○

十九年。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戸課役
以供灑掃。○二十年。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自頃在所貧罄。家無宿積。誠由德政弗孚。耕桑未廣。
守宰微化導之方。氓庶亡勤分之義。有司其頒宣舊
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以行誅
賞。○二十一年。命衡山王義季爲南兗州刺史。餞于
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
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
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初江左二郊
無樂。宗廟有歌無舞。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於是

郊廟之樂備焉。○二十三年。車駕幸國子學。發策試
士。得答問者五十餘人。詔曰。庠序興立。累載胄子肄
業有成。近親策試。諸生答問多可採覽。教授之官。竝
宜沾賚。於是賜帛各有差。○宋主聰明慕學。雅重文
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靖爲心。
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睦。又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
府令嘗以輦篷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舊以烏皮緣故。
欲代以紫皮。宋主以竹篷未至於壞。紫色貴。竝不聽
改。其率素如此云。在位三十年。壽四十七
史臣李延壽論曰。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

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内晏安無事戸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歳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内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郷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歴代君鑑卷之十四

歴代君鑑卷之十五

善可爲法

北朝

魏孝文帝

魏主孝文帝姓拓跋氏諱宏獻文帝弘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秋八月生於平城紫宮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五年秋八月受禅即皇帝位◯延興元年秋九月詔在位及人庶進直言冬十二月詔求舜後獲東莱人嬀苟之復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不朽◯

二年。春正月。詔曰。頃者淮徐未賓。尼父廟隔。非所致
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自
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
望之福。祀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三
年。夏四月。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爲崇聖
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秋九月。詔曰。今京師及天下
囚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櫝葬之。不得
暴露。冬十一月。詔以河南州郡牧守多不奉法。致新
邦百姓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搜揚
賑恤。○太和二年。夏五月。禁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

不顧氏族。下與非類昏偶。犯者以違制論。○五年。春
正月。南巡至中山。親見高年。問人疾苦。二月。賜孝弟
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各有差。免宮人之老者。
還其親。○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殘酷。刑人必斷腕拔
舌。分懸四體。合州驚駭。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有
司劾奏之。魏主遣使至州。於洛侯常刑人處宣告吏
民。然後斬之。○九年。春正月。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
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一
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
非經典所載者。○十年。春三月。柔然遣使者牟提如

魏時敕勒叛柔然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其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基柰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秋九月作明堂辟雍○十一年春正月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冬十月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又詔曰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孟冬十月人閑歲隙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十一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百姓

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紬錦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人庶至工商皁隷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又詔今寒氣勁切杖箠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考問罪人其輕囚宜速決遣無令薄罪久留獄犴○十三年春二月引群臣訪政道得失損益之宜秋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尋又祀於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十四年秋九月太皇太后馮氏殂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

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魏主感其言。爲之一進粥。○十五年。夏五月。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色辭旨。魏主執筆書之。○十六年。春正月。詔祀帝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十七年。夏五月。臨朝堂。引公卿以下決疑獄。録囚徒。魏主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議論。日中以後。朕與卿等決之。冬十月。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謂君臣相得之晩。時方

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十八年。春正月。魏主南巡。過比干墓。祭以太牢。自爲祝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秋九月。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賢否。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於是魏主臨朝堂。親加黜陟。○十九年。夏四月。幸魯城。親祠孔子廟。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

子祀。命兗州爲孔子脩飾墳隴。更建碑銘。褒揚聖德。又詔兗州刺史舉部內士人堪軍國及守宰政績者。具以名聞。○六月。魏主欲變易北俗。謂群臣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群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魏主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魏主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魏主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魏主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於是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又詔求遺書。祕閣所無

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又詔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爲之。○冬十二月。詔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公言是非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二十三年。夏四月。殂在位二十三年。享年三十二。魏主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親爲之吮膿。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惇睦九族。禮敬殊深。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

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已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凡有修造不得已而爲之不爲不急之事重損人力有禁忌禳厭之方非典籍所載者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好爲文章詩賦銘頌在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册皆親爲之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其雅志皆此類也

史臣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蚤著叡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已玄覽獨得著自不言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夫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内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民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虚謚也

周武帝

周主武帝姓宇文氏諱邕字禰羅突文帝泰之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魏大統九年生於同州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出鎭同州明帝卽位遷柱國授蒲州刺史入爲大司空行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見親愛參議大事性深沉有遠識非因問終無所言武成二年夏四月受明帝遺詔卽皇帝位○保定三年夏四月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於中楹太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正舃周主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愼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

成而出○天和元年秋七月詔諸冑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爲恒式○八月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本部官司隨事上言當加弔勉以勵薄俗○建德元年夏五月集百官於庭詔之曰亢陽不雨豈朕薄德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冬十二月御正武殿親録囚徒至夜而罷○二年春三月皇太子於岐州獲白鹿二以獻詔答曰在德不在瑞○秋九月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

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乃妙選宮官以補之○三年春正月詔自今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鰥寡所在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夏五月葬文宣后於固陵周主祖跣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幷禁諸淫祀非禮

者盡除之○六年春正月詔曰僞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故咸陽王斛律明月侍郎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諡幷加窆措其見在子孫各隨蔭叙録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又詔齊東山南園及三臺幷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百姓山園之田各還本主○夏五月祭方丘詔以路寢會議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宇文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淸廟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秋七月幸洛州

詔山東諸州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共論政事得失○八月議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之○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周主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録乃命焚之○宣政元年夏五月殂在位十八年享年三十六周主沈毅有智謀初以宇文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號令懇惻惟屬意於政群下畏服莫不肅然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

之飾諸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焚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彊不息以海内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閲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嘗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彊破齊之後遂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史臣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彊戎馬生郊干戈

曰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高祖纘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維新内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爲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彊兵之術乘讐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

歷代君鑑卷之十五

歷代君鑑卷之十六

善可爲法

唐

大宗

大宗諱世民姓李氏高祖之第二子也年四歳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因取其義以爲名焉隋大業末佐高祖起義兵取天下帝之功居多高祖卽位封帝爲秦王尋加天策上將立爲太子詔禪位于帝武德九年八月帝卽位◎詔以宮女衆多幽閟可愍宜簡出之各歸

親戚任其適人○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巻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内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搉政事或至夜分乃罷○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

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而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益州奏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爲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

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上令右
僕射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
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
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
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
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
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
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辯之未精也朕
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
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

民疾苦政事得失○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
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
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
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淸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
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
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
不取也○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
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
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苟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

金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

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

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二年。上謂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又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愼終如始。則善矣。○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

議之。庶無寃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關中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內府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又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會所在有雨。民大悅。又以隋末亂離。饑饉暴骸滿野。詔所在官司收瘞。○突厥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

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佗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畿内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呑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呑之是歲蝗不爲災○上嘗曰朕毎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悦賜絹二百段又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

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歳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

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
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
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
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
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於是遣官於掖庭西門簡出
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
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屛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
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
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三年。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
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
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
事乃關僕射。○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
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
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玄齡等皆頓首
謝。○四年。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
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上嘗與群臣語及教化。曰。
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
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

化。譬猶飢渴之易飲食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覇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虚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戸

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竝帶刀宿衞。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時德彝已死○五年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

之。凡得男女八萬口。又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瘞而祭之。○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上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今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上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

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康國來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敝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愼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七年。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

昔關龍逄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逄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工部尚書段綸表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八年。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

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滯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上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爲充華。詔已行。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上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材。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

家○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佚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

方當與諸公愼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十四年先是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饗上從玄齡等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至是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

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十五年。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米價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以世勣爲兵部尚書。○十六年。上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上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歛。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十七年。魏徵疾甚。家初無正寢。上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及薨。詔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後臨朝歎曰。以銅爲

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
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上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
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
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
其所以難也○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
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
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衞公李靖宋公蕭瑀
褒忠壯公殷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
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

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
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
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烟閣○皇太子立李世勣爲詹
事勣既忠力上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鬚灰可治
上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上曰吾爲社稷計何
謝爲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
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
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
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
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十九

年。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随近五戶供灑掃。○二十年。李世勣等大破薛延陀。北荒悉平。上幸靈州。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十二月。癸未。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飜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冑。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饗尼父廟堂。○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夫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愼哉。二十三年五月。上崩於含風殿。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二。

宋臣歐陽脩贊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

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宋儒范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矣

歷代君鑑卷之十六

歷代君鑑卷之十七

善可爲法

唐

憲宗

憲宗諱純順宗長子也貞元二十一年立爲太子詔傳位于帝永貞元年八月帝卽位○荆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靈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元和二年蜀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鎭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

之遣中使慰勞鎬實無行意上表稱疾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鎬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鎬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鎬詐窮遂謀反制削其官爵及屬籍與兵討之牙將張子良執鎬械送京師斬之群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媿也何賀之爲有司籍鎬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張垍李絳上言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反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

已○以戸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淮二浙荊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䘏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出宮人絕諸道進奉禁掠賣良人上

悉從之。制下而雨○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脩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脩寺之美。豈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引乘間再論。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五年。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承旨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遽召對。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

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眞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爲相多脩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上嘗御延英殿。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

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媚悅。如李絳眞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

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恵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不言笑竟日

◯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歳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

知倦也○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子懷諫幼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俄而士卒立其兵馬使田興爲留後以魏博聽命絳言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旦絜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上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於是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八年大水上以爲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九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

趣諸道兵進討十年王師討蔡久未有功上遣御史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奏攻取策與上意合上問諸將才否度對曰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知制誥韓愈亦奏言淮西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不三日光顏奏破淮西兵於時曲上以度爲知人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或說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事爭勸罷兵矣師道乃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刺害元衡又擊

裴度傷首不死賊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鎭反側
上怒曰度若罷是賊計得行朝廷無復綱紀吾倚度
足破三賊矣上益信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方
連諸道兵環孥不解內有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外
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後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
兵裴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
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他相揣
上厭兵欲赦賊鉤上指上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
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邪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
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詎可一敗便

沮成計乎於是獨用度言他言罷兵者稍息○十二
年宰相李逢吉王涯以淮西不克餉億煩匱競言宜
休師唯裴度請身督戰上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
度俯伏曰臣誓不與賊俱存卽拜淮西宣慰招討使
奏馬總爲副使韓愈爲行軍司馬度將行入曰主憂
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上壯之爲流涕
○初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
菜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至是嶺南節度使崔
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
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遂以戣爲嶺南節

度使○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
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
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唐隋鄧節度使李
愬擒吳元濟械送京師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
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
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
收斂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
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
下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
兼侍中李光顏等遷官有差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

知政事以馬總爲淮西節度使○裴度之在淮西也
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
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
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
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奏請上初不
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魏博乃遣
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
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帶天
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

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淮西平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憂懼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幷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遜至鄆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乃下制罪狀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

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平盧都將劉悟乃夜襲師道捕斬之函首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鎭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内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自淮西既平上浸驕侈皇甫鎛程异以聚歛有寵得爲相晩節好神仙柳泌

爲上治丹劑求長生上御劑多躁怒左右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在位十五年壽四十三

宋臣歐陽脩贊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强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其晩節信任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闇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爲患者也

宋儒司馬光曰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湊而不爲之疑盗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爲之懼卒能取靈夏淸劒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蔕之盗皆狼顧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

歷代君鑒卷之十七

天保辛卯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